

伊特勒共和國

譯庸懋徐 作夫涅萊甫拉



伊特勒共和國

國會大典



國會大典

伊特勒共和國

拉甫萊涅夫渥著

徐懋懋庸譯

海上活生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八月

伊特勒共和國

元壹價實冊每
費寄加酌準外

原著者

B. Lavreneff

譯者

徐懋庸

發行者

生 活 書 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八月初版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審字第1469號

譯者前記

— 從影片傀儡說起

去年秋間，當我開始翻譯這本伊特勒共和國的時候，恰逢上海大戲院公映一部叫做傀儡(Marionettes)的蘇聯影片。這影片是暴露現代國際政治的機構其故事的梗概如左：

布弗利亞與蘇聯毗連，係一帝制小國，幼主無能，朝政由首相代攝，年來因受不景氣之激盪，內亂頻仍，而強鄰蘇聯復有乘機越境之謀，此事影響世界政局甚大。衆乃決意廢幼主，擁王族後裔杜王子歸國執政。王子有酒癖，方遨遊巴黎，結識舞女米，朝夕出入於歌台舞榭，度其驕奢淫逸之生活；聞訊

大喜，欣然接受此請，偕其隨從理髮匠蘇乘飛機歸國。途中因酒發嘔吐，偶一不慎墮入海中。理髮匠見而大驚，急呼停機，奈機聲甚大，司機一無所聞，直駛布京。

抵布京，理髮匠蘇既爲歡迎者誤認王子，強挾入宮行加冕禮。一時笑話百出，然而大臣皆以國事爲重，不稍暇顧，理髮匠遂得一嘗宮闈生活。未幾王子杜亦平安抵京，聞王已登極，不得已乃自稱理髮匠，投宮中審視。見蘇大怒，然蘇已加冕，遂亦無可如何！

布國內政殊腐敗，服官者惟知享樂搜刮而已。偶因電訊之誤，盛傳革命爆發，全國飽受虛驚，然未幾謠風即告煙消雲散。

王子戀人舞女米，旋亦來京訪謁。適王外出檢閱，未遇。及歸，則赫然理髮匠也。驚而四覓，獲王子，始悉原委。然是時也，理髮匠已獲全國民衆之擁戴，此僥倖得來之金龍寶座遂得安然保持矣。

當時有許多影評家，批評理髮匠做國王這事，不近情理，有失真實。但我以為那國王既然不過是做傀儡，那麼不論王子也好，理髮匠也好，反正是繫在別人手中提着的線上的，只要能夠順着提線動作就算勝任了。所以雖由理髮匠來當，實在沒有什麼不近情理之處的。不過上海大戲院的說明書的末段的話有點錯誤，那理髮匠之所以能夠『安然保持』其『僥倖得來之金龍寶座』，決不是由於『已獲全國民衆之擁戴』，而是由於獲得提線人之信任，因為他做傀儡却做得很好。

我在這裏說起『傀儡』，乃是因為它和伊特勒共和國這本小說頗多相似之處，在內容上和技巧上。伊特勒共和國的故事，大略是這樣的：

歐品登將軍，是瑙地利王國最傑出的人物，國王很信任他，所以派他做伊特勒共和國遠征隊的司令。這遠征隊，名為幫助伊國反抗東方的甫經革命的亞索爾帝國，實則想攫取伊國的富源，因為伊國產石油很富。

歐品登到了伊國之後，偶然發現亞索爾王朝的一個廢王子，他就利用這位王子發動改變，將伊國大總統趕走，實行復辟。這個新王，自然是願意替歐品登做傀儡的，但是新王下面的首相却頗有手段，和王后串通了，跟歐品登鬥法。歐品登沒奈何，便重新把前大總統找來，叫他弑了新王，再握政權。然而亞索爾的軍隊和伊國的勞動者聯合起來發動革命，攻入首都來了。結果，歐品登將軍完全失敗，只好率着艦隊，回到瑞國去了。

伊國復辟時期的那位首相，原來是一個在海邊泗水乞錢的小癟三；那王后，則本是瑞國軍隊裏的一個舞女。

傀儡以國際政治的黑幕爲題材，伊特勒共和國也是。傀儡中有理髮匠做國王的奇聞，伊特勒共和國中有小癟三做宰相，舞女做王后的喜劇。傀儡中的許多傀儡，結果是自相吵鬧，爲提線人所不喜，一齊打碎。伊特勒共和國中的大總統和王子，也是先後被歐品登將軍利用了之後，同樣的滅亡。

還有，這一部影片和這一本小說中的各個人物，都被暴露得醜態百出，十分可笑。初看似嫌過於誇張，細想纔知並不失真。

這本是俄國的諷刺藝術的特色，是萊蒙托夫(Lermontoff)和果戈理(Gogol)以來一脈相傳的特色。萊蒙托夫咏地主的名句道：

『全頭埋在領襟中，上衣長到踵，

眼光陰鬱，聲音高噪，兩頰髭蒙茸。』

這樣的地主，去年也出現在一部叫做『循環』的蘇聯影片中，給我們看到，實在十分可笑。在果戈理的作品中，地主也被描寫得很可笑。但他們所引起的這笑，並非徒助消化的笑，乃是一種力量，日本文學家片上伸曾論及這一層道：

『凡可笑者，不足懼。至少在可笑者之前，並無潛伏的必要了。凡笑者，立於那成爲笑的對象的可笑者之上，凡可笑者，便見得渺小無聊。一被果戈理所寫，地主也失其怖人之力，一被果戈理所描寫，而官僚也將其愚昧暴露了。笑，

使農奴制度和官僚政治的幻影消滅了；笑，是破壞；笑，是否定的力。』

雖是同樣使人發笑，而傀儡異於王先生；伊特勒共和國異於官場現形記。這不但由於表現的手段之高下，主要的還是由於製作的動機的不同。王先生等的滑稽和諷刺徒以給個人開玩笑或中傷個人爲目的，別無何種藝術和社會的意義，當然不能成爲一種藝術作品了。

拉甫萊涅夫的各種作品，每富於傳奇的色彩，這伊特勒共和國的故事的波瀾亦被寫得詭譎奇幻，往往出人意表，但事實並非完全出於虛構，其中蘊蓄着近代史的史料。譬如那幾個假國名，都可以考證出來：所謂伊特勒，乃是喬治亞(Georgia)，瑞地利實爲英國，亞索爾則是俄國。

一 作者傳記

在德尼浦下游，在河之出口處，舒適的懶洋洋的躺着一個小小的城市——郝爾索，這是普希金的祖先甘尼伯修的。夏季的時候，全城都沈沒在槐樹的綠蔭裏，當槐花盛開時，那芬芳的花香把人的心脾都薰醉了。

一八九二年七月四日拉甫萊涅夫 (Boris Lavreneff) 就生在南俄的這一個小城裏。

那時拉氏的家庭是一個半破落的貴族的家庭。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前開始發生的貴族經濟的危機，到了農奴解放後就大大的崩潰起來，好多的貴族就從此破產了，在這頹廢的貴族的園庭裏生長了商業資本和少壯的俄國的資產階級。

作者的外祖母在德尼浦上是擁有鉅產的貴族，後來因為家道的零落和丈夫的飲酒打牌的無行，不得已離開了家庭，去到一位還沒有輪到破產的地主的家裏當女管家。

她的丈夫當家產傾蕩了之後也走開了，給她留下了一個唯一的女兒，這就是

作者的未來的母親。在極艱難的境遇中賺着工資，她時時的顧慮着怎樣才能使自己的女兒好好的長大，怎樣才能使她受點好的教育將來好改善她的生活。

作者的母親爲她母親的這樣的顧慮，所以在波爾達瓦一個貴族女子中學畢了業，取得做教員的資格，到柏利斯拉夫城裏當一個小學的女教員。

那時俄國自由主義者的青年以爲教員的職位是很尊榮的，因她擔負着開放人民知識的任務，而且時時與人民接近，知道他們的疾苦與悲哀，在可能範圍內能去幫助他們的。這是在歷史上著名的『到民間去』的時代，俄國的自由主義者與革命者都極力的與農民接近，去激起他們的意志爲着最後的解放而奮鬥。

作者的母親在當教員的時候認識了一位男教員，於是就做了他的妻子了。拉氏就是這婚姻結合的第一而且是唯一的兒子。

未來的作者生長在家庭的愛的空氣中，這不大寬裕的家庭盡力之所能及的來培養他。

作者因為雙親的教育的經驗，所以在幼時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到九歲就入了郝爾桑中學。

帝制時代的俄國學校辦得是不大高明的。一切的教授都是官樣文章，教員大半也都是無聊的官僚，不能引起學生求知的興趣。學校裏時時發生告密、懲罰、檢查一切自由的思想。

這些足以使活潑愉快的中學生——拉氏在中學時代引起無限反感的。

因為他反對那官僚式的教育，領導學生起風潮，曾被學校當局開除過兩次，到畢業時他的品行分數是很低的。

直到現在作者還帶着恐怖的心情回想着當年的時光。

無論如何，總算在中學畢業了，畢業後就入到莫斯科大學法科裏。一九一五年春畢業時考得很高，畢業後留校預備做國際法教授。

但是這時世界大戰已經沸騰了。他的同輩在前線大都陣亡了，他也不能留在

後方了。

他进入到那時聖彼得堡的砲兵學校，受了六個月的軍事訓練之後就往戰場上去了。他在那裏直到了戰事完結的時候，在戰場上受了傷，中了毒氣，受盡了那時俄國軍隊所受的一切的痛苦。

因為同士兵的接近，才使他認識了以前所不會十分了解的舊的教育的黑暗。

因此，在革命時，他在莫斯科軍醫院養傷時，熱烈的參與顛覆沙皇尼古拉的義舉。

一九一七年秋他出發到羅門尼亞的前線上，同他的軍隊受盡了可怕的敗潰與逃亡，但因為他同士兵有很好的關係，所以在軍官們逃亡了之後，就都舉他為長官，他把這砲兵營完全整頓了起來，保存着一切的大砲，開到畿輔，由那裏回到莫斯科，這裏十月革命已經告成了。

他離開了軍隊，在給養局做了一年工作，該局的任務是救濟俄國飢荒的。

但是到一九一八年末，白黨將軍和陰謀的帝國主義者向革命進攻了，他又去到前線上。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二年他在紅軍中做鐵甲車指揮和烏克蘭砲兵司令部參謀長。

一九一九年在畿輔附近與烏克蘭匪首林迺作戰時，拉氏足受重傷，送往莫斯科醫治。由莫斯科又把他派往土耳其斯坦打土匪，但是沈重的病不得不使他離開衝鋒陷陣的部隊而作軍事教育的工作。

直到一九二三年，這兩年來他任土耳其斯坦紅軍報的代理編輯。一九二四年決然退伍，來到蘇聯北部的京城——列甯格拉，照常的住到現在。

文學的活動，作者開始已久了。還在中學的時候，他就開始作詩和論文。

一九一二年他的詩刊在莫斯科的雜誌收穫上。此後過了一年，他加入莫斯科未來派的團體裏，為舊文學方法的革新而鬥爭。後來他的文學的活動被戰爭阻止了，因為在戰線上，一個戰鬥的官長除却日記外，是沒有閒情去鄭重的作文學工

作的。從一九一五到一九一七年他差不多什麼也沒有寫。

不過有一點例外，在這時他寫了一篇關於戰爭的小說加拉——彼得，這篇小說當時被軍事檢查官禁止，沒得發表，並且還受了一次的處罰。

實際上作者文學的活動是始於一九二三年。雖然在短時間戰爭使他拋開了文學的生涯，可是同時戰爭給他了無限的觀察的預備和英勇的經驗。當投筆從戎的時候彷彿是一個充滿的幻影的孩子，歸來的時候却是一個清醒的，了解人生的成人了。

在英勇的戰爭和偉大的革命的時代，他耳聞目見的一切，都反映在他的作品裏。

在近五年來他作了六部書和幾個戲曲，其中一個關於十月革命時俄國軍艦的戲曲炸毀，得到很大的成功，蘇聯的各戲院已經演了兩年了。

文學作品除了本書外，最風行的有：第四十一，風，第七個旅伴。

拉氏的作品，因為內容的有趣的開展和異常的效力，所以好多處都製成了電影。

其作品被製成影片的有：第四十一、平常東西的故事、風、第七個旅伴、炸
毀和敵人。

拉氏在蘇聯文壇上是屬於所謂俄國革命的『同路人』一派的。

他們在俄國文壇上是極豐饒而有力的一翼，他們的作品不但風行在自己的國度裏，並且越出國界風行到整個的世界上。

拉氏的作品到現在被譯成的有：法文、德文、英文、意大利文、捷克斯拉夫文，格魯支文，韃靼文。

被譯成中文的，除若干短篇外，長篇以曹靖華的第四十一為第一次，第二就是這伊特勒共和國了。